

湘

花

集

桑格格※著



華藝出版社  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

画

花

轴

桑格格 著



華藝出版社  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花黄 / 桑格格著. — 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9.11  
ISBN 978-7-80252-206-0

I. 黑… II. 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6318号

## 黑花黄

作 者: 桑格格  
责任编辑: 黑 薇 刘一方  
插图绘制: 孟 可  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  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  
电 话: (010)82885151  
传 真: (010)82884314  
销 售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 
开 本: 1/32  
字 数: 300千字  
印 张: 13.25  
版 次: 2009年12月第2版  
印 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2-206-0 / I · 514  
定 价: 28.00元

在街上，看见猫儿，就喂喂嘴，猫儿可以跟我一条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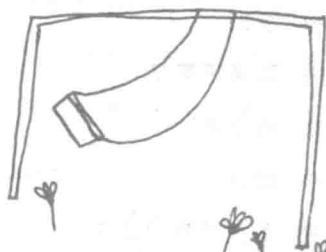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桑格格至今获得的最大成就。

总目

- 01 小时候II
- 02 诗
- 03 散文
- 04 人
- 05 博客
- 06 小品
- 07 小说
- 08 童话
- 09 梦
- 10 城
- 11 物
- 12 前传：何安秀的小时候

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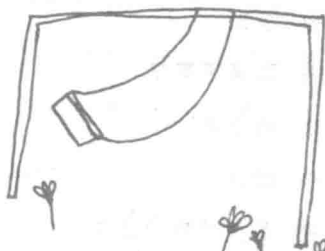
[小时候II]



- 003 ※ 秋千
- 004 ※ 谁干的
- 004 ※ 高级
- 005 ※ 花开了
- 006 ※ 莫负春光
- 008 ※ 惊世骇俗的完美
- 008 ※ 遭抢
- 011 ※ 玻璃
- 015 ※ 李颖，出来耍
- 019 ※ 婚礼的秘密
- 020 ※ 妈妈，我错了
- 024 ※ 不敢要求
- 025 ※ 演出
- 026 ※ 二舅舅那里
- 033 ※ 两个蓉
- 039 ※ 赠送
- 040 ※ 美貌绝伦的往事
- 045 ※ 小孩怎么啦
- 047 ※ 房客
- 064 ※ 选择很有限
- 066 ※ 性安宁
- 069 ※ CI
- 071 ※ 有情人终成家属
- 078 ※ 超级女声
- 082 ※ 在很久很久以前

01

[小时候II]





- 003 ※ 秋千
- 004 ※ 谁干的
- 004 ※ 高级
- 005 ※ 花开了
- 006 ※ 莫负春光
- 008 ※ 惊世骇俗的完美
- 008 ※ 遭抢
- 011 ※ 玻璃
- 015 ※ 李颖，出来耍
- 019 ※ 婚礼的秘密
- 020 ※ 妈妈，我错了
- 024 ※ 不敢要求
- 025 ※ 演出
- 026 ※ 二舅舅那里
- 033 ※ 两个蓉
- 039 ※ 赠送
- 040 ※ 美貌绝伦的往事
- 045 ※ 小孩怎么啦
- 047 ※ 房客
- 064 ※ 选择很有限
- 066 ※ 性安宁
- 069 ※ CI
- 071 ※ 有情人终成家属
- 078 ※ 超级女声
- 082 ※ 在很久很久以前

## ※ 秋千

在儿童乐园，桑格格一个人在玩，她在荡秋千。

她很猛，秋千荡得多高也不怕，还在上面笑得咯啊咯的。下面一堆排队的娃娃，等她耍够了好接着耍。但是，桑格格什么时候才有个够喃……

“飏——嘭！”半空中的桑格格没有抓稳秋千绳子，眼见着摔在了地上！“啊——”四周的娃娃、家长像炸了的蜂窝一样：“哎呀！哪家的娃娃遭摔下来了！”“糟了！肯定不得了！”“快点！去找她家长！”……

地上散落着一大团桑格格头上摔落的头发，这边几缕那边一坨，但是桑格格很快就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她对周围乱七八糟的娃娃们噓了一声，说：不要吵，不要让我妈听见！

然后她拍拍身上的土，对那些排队的娃娃（这些娃娃有的都吓哭了）说：你们耍嘛，我不要了。说罢，她一瘸一拐地走开了。

※ 谁干的

我睡在床上，其他小朋友都睡了，就我睡不着。看着墙上的小红花评比栏，就我名字后面一朵小红花都没有，都愁死了。

我悄悄起来，左右看看没人，把别人名字后面的小红花揪了几朵下来，贴在了我名字后面。然后，我就睡着了，笑着睡着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看着小红花评比栏，故意大呼小叫：哎呀！这是谁干的呀！讨厌！

※ 高级

我并不是一直像现在这样朴实无华，低调着高调的。

两岁半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，上面有一只立体绣的小鸭子。我穿着这件衣服，大半天都站在十字路口，手像个指示牌一样，指着这只小鸭子，严肃地对过往的人们说：高级！

## ※ 花开了

哎呀，有一朵花儿啊，在花园里开了！开了呀开了！

我一会儿就去看看她，急得团团转。她开了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？我能去喂她吃什么吗？我能给她一间挡风的小屋么？我能给她一条热毛巾让她擦擦汗么？她开得好美啊！

又张开一点，都能看见鹅黄的蕊了，我简直要疯了，我奔走呼号：快去看啊一朵花开啦！人们说是什么珍奇的花么？我说不啊，就是一朵小小的月季，但是是一朵你从没有见过的，今天第一次诞生的月季啊！人们说，是奇怪的颜色么？是没见过的形状么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粉红的、小小的，但是是完全新的啊，不是以前任何的一朵啊！没有在你生命中出现过的啊！

那有什么不同？大家说。

我彻底疯了，双手捧着我的小月季。亲爱的，别伤心，我一直陪你开，我看着你开，你开你开。

## ※ 莫负春光

很多年前的春末，我是班上最贪玩的一个小孩。春末的时候，意味着我在更加玩命地玩，面对暖和的太阳，我都恨不得把自己用擀面杖摊成最大面积去承接。

我有一个同学，她叫刘仁华。正如这个端庄严谨的名字一样，她是一个好学生，时时刻刻都在学习、上进。她有很粗很黑的发辫，被一丝不苟地用了十几颗黑色的钢夹子贴着头皮紧紧地夹好。她什么都玩得好，得到我由衷的喜爱，也许从这可以看出我这个贪玩的差生对自己也有上进的要求吧。

我缠着她：刘仁华，我们去塔子山公园弄烧烤嘛！我藏了两截香肠！她娴雅地叹了口气：哎呀，不得行，我要做化学卷子。我继续缠着她：你硬是喔，你做未必我就不做了嗦？走嘛，去塔子山公园弄烧烤嘛！她文静地摇头：嗯，我妈喊我在家把衣服都洗了。我跳起来坐在她的课桌上：我去你家帮你洗，我们两个人几哈就洗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去塔子山公园弄烧烤！她用水汪汪的

单眼皮眼睛看着我：哎呀，真的不行……最后，我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：你看，现在是春天，难得太阳这么好，不要辜负春光啊！她是这样回答的：不怕，春天过去之后就是夏天，天天都是这么好的太阳，莫得事！

显然，我们俩对“辜负春光”的定义是不一样的：她的阐释是，抓紧时光学习，是一个正解；而我，是尽情地玩耍，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歪理。

她最终没有和我去塔子山公园弄烧烤。我孤独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遥远的塔子山公园，在公园院墙下面，搭了个火堆，把两截香肠烧来吃了。我在品尝香肠的时候，一贯好得吓人的胃口突然觉得有点异样：啊，这是春天！看啊，小蜜蜂在采蜜！

我用塑料袋装好了半截香肠，第二天带给了刘仁华。她笑咪咪地责备我：好脏喔，你还要吃，啧啧！不过，她在用纸巾仔细擦过了香肠之后，也吃了下去。然后，我小声地对她说：把化学卷子拿给我抄一哈。

她小心把嘴角擦干净，说：瓜娃儿，我光给你抄有屁用，来，我给你讲一下。然后，她在校园的七里香蓬

蓬下，展开字迹娟秀的卷子，洁白的纸迎着春末夏初的阳光，闪花了我的眼。

### ※ 惊世骇俗的完美

一本崭新的作业本的第一篇，用削得溜尖的中华铅笔，认认真真地写算术作业。运算正确、字迹工整，而且，全对。老师的红钩钩连得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，落款：一百分。

### ※ 遭抢

一辆从四川开出的东风货车，深夜跑在陕西的国道上。司机害怕有危险，早就用泥巴把“川A”的字样糊起来了。

突然，挡风玻璃前钻出来两个人挡住了视线！司机只有紧急刹车，瞬间十几个人包围了东风货车。接下来就是武打场面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异乡的黑夜，司

机勇斗十几个歹徒。司机是个好手，打跑了好几个，但是人家有刀，他的左额有一块皮也被砍得牵在了眼皮上。最后，他英勇地生擒了两个年龄最小的歹徒，大概都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，到了当地派出所。

他狠狠地将一把红头文件摔在派出所的桌子上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：妈了个巴子！龟儿子运往越南战场的电缆都敢抢！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司机指着下巴上一处枪伤：这是老子在战场上一颗子弹从这边打进来，从这边穿过去的老伤！他又指着额头上的新伤：这是老子们刚刚遭自己人砍伤的，格老子！！老子们在前方流血，在后方还要流血！老子们的车队一会儿就拢了，我是队长，老子就命令把所有的电缆都摆在你们派出所门口，要耽误啥子，你们去抵！！

派出所的所长来了，用大皮鞋把地上蹲着的两个小歹徒一阵好踢，然后和颜悦色地对司机说：老哥请放心，我们一定妥善处理！我们马上送你去看看伤！

医生缝针的时候，司机对他说：医生，好生缝哈，我是四川深山里面三线城市的大龄青年，还没有找对象！



该赔的赔，该出示的证明出示。司机说，必须写一个在陕西境内遭车匪路霸抢的证明，才能对上级说清楚耽误时间的问题。一路上，从陕西到山西，从山西到石家庄，最后到达首都北京。要交费的时候，司机就指着自已额上的伤，再出示遭车匪路霸抢的证明，几乎都免了费用。后来，纱布干了，司机就把纱布从前额扯下来，结果没有纱布效果差很多，他赶紧又把纱布蒙回去。

到了北京，他本来想去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要走拢了，突然没有了心情。

回了四川，他说：一路上人家看我遭抢了造孽，都给我免费，回到自己本单位那些龟儿子说表示慰问，但是这个月的承包费一分不能少，比车匪路霸还凶！

其实，他只是在一个在改革开放中，响应个人承包号召的货车司机，拉的是私货，单枪匹马，没有什么车队，也不是运往越南战场；红头文件不是假的，但是以前拉单位上的货时留下来的；也更不是什么三线城市的大龄青年，他早就结婚了，还有等他抚养供读书的娃娃；他确实上过越南战场，但是那个枪伤不是来自战